

花与梦

06

100%
精彩



秀心
绣
晓情 假小子的啼笑姻缘

纳三

新“望夫崖”，婚后的痴缠绝恋

此情
疑鬼

洛炜

校园超胆小灰姑娘VS狡诈天才王子

胆小鬼

寒夜炙爱

梅子

现代都市追妻A计划

卷首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0471-4971950



FLOWERS AND DREAM
OCTOBER NO.06

青春酷语（四）

主 编：珠 雅

责任编辑：马燕茹

特约编辑：苏 霞 吴彩明 李华丽 肖 恋

装帧设计：吴艺霞 林文生

美术编辑：吴艺霞 雷丽娜

封面绘图：御毛虫

印刷：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60×710 1/16

印张：360字数：2700 千字

版次：2007年9月第1 版

印次：2007年11月第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04-09276-5/I · 1853

定价：460.00元(全20册)

策划：广州晓喻广告有限公司

电话：020-85636460

短篇文稿投稿：flowers@inbook.net

画稿投稿：pic@inbook.net

邮购/订阅：020-85636462-16

网址：www.inbook.net

投稿：广州石牌邮局0785信箱（510631）

稿件授权声明：

凡向“花雨”（www.inbook.net）投稿获得发表的稿件，均视为稿件作者自愿同意下述“稿件授权声明”之

1. 稿件文责自负：作者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整版权，该作品没有侵犯他人权益。
2. 全权许可：“花雨”有权利以任何形式（包括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编辑、修改、出版和使用该作品，而无须另行征得作者同意，亦无须另行支付稿酬。
3. 独家使用权：未经过“花雨”编辑室书面同意，作者不得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转载、张贴、结集、出版）使用该作品，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天渐渐有些凉了，转眼，已经是秋天。

泡上一杯上好的龙井，茶香袅袅，窗外的风一阵一阵又一阵。

还记得《花与梦》第一期出来的时候，大家高兴的样子，那些笑意盎然的脸，到现在都是如此的清晰，时间过得真快，风卷云舒，几个起落，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已经是第六期了。

还有梦吗？还想着要高飞吗？

笑，跟我一起来听听这次，将要带给你感动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纳兰，对喜欢花雨、关注花雨的人而言，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吧。她的文笔承折婉转，清幽淡然。

《此情凝思》，纳兰又一力作。一个关于成亲已经一年多，他们的洞房花烛还没有开始，却已然结束的故事。为了他青丝变白发，为了他夜夜泪痕深，为了他堂上奉翁姑，为了他苦苦守家业……可是，到头来却等到他观沧海、拥美人的家书。多么可笑啊！

也许爱情就是这么可笑可叹可怜可悲的矛盾体，让人如飞蛾扑火，却无法逃离。

看《流星花园》的时候，火了一把道明寺，那个霸道任性、却单纯可爱的傻瓜，那个把吃醋当成了终身事业的家伙，一举攻占了所有女孩的心。这大抵是所有女孩的梦想，想被人这么霸道地爱着，想被人这么紧紧地抓住，不放手，不放开，上天入地也要找到你。

如果你也曾经爱过那个道明寺，那么你一定会喜欢《深夜宠爱》。

那个不择手段也要绑住你的男人，那个不管你爱也好，恨也好，都只能与他紧紧地纠葛的男人，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像你记忆中的道明寺？

苦情戏看多了，会不会有点乏？再往杯子里面添点水，翻转书页，我们看些能让心情愉悦的故事吧。

秋若水，很温柔婉丽的名字吧。这个名字和那个任性好动，在家里闹得鸡飞狗走，还整天打扮成假小子模样在大街上大摇大摆的家伙有那么一丝丝可以靠上边的样子吗？

向来挑剔的杜老夫人居然指名要她

不要发疯了。众人退避。

一个假小子的啼笑姻缘。

校园故事，一向受众MM青睐，小编这期当然也不会忘记在最后安排洛炜的《胆小鬼》。

一个资优班的天才和一个平凡普通又胆小的女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敬请期待！

洋洋洒洒又是一大页，光听我在这里显摆是不是有些眼馋了？呵呵，别着急，下一页，下一页好故事就在等着你。

此情凝思 (新“望夫崖”，婚后的痴缠绝恋) 纳兰 003

她从知道他的名字时，就在心中无数次幻想他的样子，她还不知道他的长相身形，却已悄悄地在为他绣荷包、缝腰带。本以为洞房之夜可以细细凝视自己的英雄丈夫，一纸军令却将他调往征战海疆……她为他青丝变白发，她为他夜夜泪痕深，她为他堂上奉翁姑，她为他苦苦守家业……不想等来的却是他观沧海、拥美人的家书。多么可笑啊，成亲已经一年多，他们的洞房花烛还没有开始，却已然结束……

寒夜炙爱 (现代都市追妻A计划) 梅子 057

头一次，他没有用理智做事，而是仅仅凭着直觉，想要绑住这个精灵般的女孩。但是——这不要紧，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怎样将她留下来。而她的人生——爱也好，恨也好，都与他紧紧地纠葛，不愿妥协——

秀心绣 (假小子的啼笑姻缘) 晓情 113

秋若水，一听名字就觉得此人温柔婉丽，是个水灵灵的女子。事实上却是个任性好动，在家里闹得鸡飞狗跳之外，还整天打扮成假小子模样在大街上大摇大摆，让她那可怜的老爹头疼得没办法，一天到晚地担心她嫁不出去。可怎知有一天，向来挑剔的杜老夫人居然指名要她当杜家媳妇。啊？谁是杜老夫人？杜家又是哪家啊？她还真想瞧瞧是哪个不怕死的居然敢娶她！

胆小鬼 (校园超胆小灰姑娘VS狡诈天才王子) 洛炜 175

她知道自己平凡普通又胆小，她只想安安静静顺顺利利过完高中生涯而已，但是，他……这个资优班的天才，跑来普通班凑什么热闹？更悲惨的是，这个校园王子害她被全校女生敌视，连带日子过得水深火热。世界上竟然有这么胆小的女生？！要不是父亲大人耳提面命，他才不想当这个笨丫头的免费“保护者”呢。可她竟然一脸不情愿地想要和他保持距离，他只能用实际行动告诉她——“保持距离”引起的后果喽！



此情凝思

■ 纳 兰

1

夜正深深，鲜红的烛火、鲜红的灯笼，却把梅府整座庭院，照得如同白昼。无数的灯笼、无数的彩缎、无数大红的喜字，耀出一片洋洋喜气。庭院中，宴席流水，流水宴席，整座小城的官商士绅们，几乎都来齐了。

清河苏氏，官宦世家，自立朝以来，苏氏一门出过三位侍郎、两任尚书，还有过四个封疆大吏，外加一位封为公主和亲异国的小姐。谁能想得到，这南方小城一个普通的水军武官，寒门薄宦子弟，竟然能娶到苏家的小姐呢？

这一场婚事，几乎震动了整座小城，这一场婚宴，全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部前来道贺。

梅老爷梅夫人被围在一群贵客之中，应接不暇。

“梅兄，好福气啊，令郎娶得这样的名门闺秀，将来前程不可限量。”

“梅世兄年少英伟，战功赫赫，也难怪苏大人竟会另眼相看，将族中明珠下嫁啊。”

梅家二老，乐得嘴都合不上，连连给客人敬酒。

年轻一点的，则把新郎官围了个结结实实，酒敬个不停。

不断有人又羡慕又妒地凑过来，满嘴酒气，大着舌头说：“梅老兄，从此以后，你可是苏家的女婿了，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升官发财之后，别忘了提拔兄弟们啊。”

过分的幸运，使作为新郎的梅文俊被太多的羡慕、嫉妒，甚至淡淡的恶意所环绕。他只是微微笑着，浅浅向每一个人举杯。他的大喜之日，眉宇之间无喜无怒，但举止周到，应对得体，别人醉得再厉害，说话再胡闹，他也绝不失礼。

相比前院的喧哗沸腾，后院那明烛高烧的新房里，却是一片安静。穿着大红喜衣，坐在床边的新娘苏思凝安安静静地等待着。她的贴身丫环凝香却是坐不住也站不住，时不时打开窗向着前院张望。

“都这么晚了，姑爷怎么还不来？外头的酒席要应酬，这洞房花烛夜，就可以搁着新娘子不顾吗？”

她这里急得搓手跺脚，苏思凝却只觉好笑，“凝香，少安毋躁，我还没急呢，你急什么啊？”

凝香恼道：“小姐是才女，书读得多，定性好、修养好，我一个小丫环，急一急又有什么关系？姑爷也真是的，这个小县城的人没见过世面，听说姑爷娶到小姐这样的大家闺秀，都跑来凑热

闹。可是，就这么一直在外头喝酒应酬，却不来见小姐，我瞧着呀，姑爷也不是个多体贴的人，未必把清河苏氏放在眼里呢。”

苏思凝淡淡一笑，并不说话。

凝香一句话说出，又觉自己多言失口，忙又道：“小姐，你们拜堂的时候，我可小心地看过姑爷了，长得啊，那就跟说书的故事里那些英雄将军一个样，别提有多么俊朗英伟了，与小姐不知多么般配。我还听说，姑爷是个真英雄呢，在军中，立功无数。小姐文才出众，姑爷武艺过人，你们一文一武，郎才女貌，将来必是神仙眷属。我瞧着，就算是姑爷的出身不是书香世家、名宦大族，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红盖头下的美丽容颜溢出一丝笑意。旁人都惊异于寒门薄宦的武官能娶到名门大族的小姐，又有谁知道，她是多么庆幸嫁予如此夫郎。

她虽是苏家嫡系的小姐，却自幼父母双亡，被如今苏氏族长、她的亲叔叔抚养长大。

苏大人自己各房妻妾生的儿女们都顾不过来，又哪里会多分心思给这个亡兄的女儿，无非是当作家中小姐，拨一个住处，几个丫环，月月多发个份例罢了。

这些年，她在苏世宗族中，无依无靠长大成人，看多各房兄弟姐妹、姨娘婢女们，争宠暗斗，诸般卑鄙手段；看多大家族里种种卑污黑暗，残忍薄情之事。

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女，就是家中稍有脸面的仆婢也敢不把她放在眼里，还不如寒门女子自在快活。

全家只有堂姐苏凤仪与她较为相知。两个女子在那勾心斗角，人心莫测的深宅大院里，退到无人注意的角落中，用书册文章，消遣着她们的寂寞，度过那无争的岁月。

作为世族的小姐，命运从来不能自主。她注定在那华贵而森冷的可怕牢房中长大，然后又嫁到另一个华贵而森冷的牢房中，面对更多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

她未来的丈夫也会像苏家的男子一样仗势凌人、欺男霸女、淫乱无道、卑劣阴狠吗？她未来丈夫的妻妾们，也会像苏家的女眷们一样，明争

暗斗、手段用尽吗？每每想来，便让人觉得全身冰凉，心中一阵阵寒意上涌。

没有想到的是，叔父对于她的婚事，根本不愿费心思。偶尔听说一个叫梅文俊的水军武官很是出色，就定下了亲事。

而她面对这样的归宿，没有失望，只有欢喜。她不求富贵荣华，只愿至亲之人，真心相待。她不羨名门大阀，只求能得一丝温情，一点关怀。

“姑爷来了，姑爷来了。”凝香欢快的声音打断了苏思凝的沉思。她全身一震，猛地揪紧了自己的衣角。

凝香欢欢喜喜关上窗，靠近过来，“我瞧见了，姑爷正冲洞房走过来呢，可算是应酬完客人了。”

苏思凝忽然觉得自己不能呼吸，心却又跳得厉害。

前院的喧哗鼓乐，仿佛一下子到了遥远的另一个世界里，耳朵尽力去捕捉门外那渐渐接近的脚步声。

他来了、他来了。她的掌心忽然出汗。

听说他是个英俊男儿，听说他年少志大、武艺出众，听说他英俊高大、性情爽朗，听说他待人亲切、侍父孝敬，听说他……

那脚步声清晰明快，让苏思凝的心跳不知不觉追随着脚步声。

他就要进来了。他会在红烛下挑开她的头巾，哎呀，我今天坐了这么久，妆也不知花了没有？旁人常夸我漂亮，不知他看到我可能会喜欢？

心中是窃窃的喜悦，深深的忐忑。

脚步已在门前停住，苏思凝紧张得全身都僵了。

他就要推门进来了，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对他说什么话？

思量复思量，心绪乱如麻。

她只是觉得脸上红得像火烧一般，嗓子发干，好像发不出声音。

门被推开的声音，听到耳边，就像霹雳响起，她几乎要坐不住从床边站起来了。

然而，这个时候，比霹雳更响的声音却从远

处迅速接近。

“海疆有战事，梅文俊接军令。”

苏思凝一怔，然后清楚地听到，脚步声再起，这一次是由近而远。

一颗心猛然沉下去，苏思凝只觉手脚一片冰凉。

“这是怎么回事？小姐，这、这……”凝香慌乱地叫了起来。

苏思凝忽然从床上站起，一丝也不顾大家闺秀的气派风度，一把拉下头上的盖头，直扑门前。

门外，漫天星月下，一个高大昂扬的身影正在远去。

“相公。”这一声呼唤，她在心深处唤了千万声，带了无尽的甜美、向往、期待……平生第一次叫出这两个字，却充满悲哀、乞求。

脚步一顿，那人没有在月下回头。

高大伟岸的身躯，在深深夜色中，仿佛正背负着难以思量的重担，“军情紧急，军令如山，恕我不能不去，请……”他顿了一顿，仿佛有些不习惯说，“请娘子安心在家侍奉爹娘，等……”他深吸了一口气，语气竟有些颤抖，“等我归来。”

苏思凝心中酸涩，她的丈夫为何不肯回头？可是因知必然离别，所以才不忍回头？可是因为不舍，所以声音才带着颤抖？

她的丈夫要上战场了，沙场险阻重重，又怎能让他心有牵挂？她心中恨不得痛哭一场，却又装出镇定之色，“家中一切，相公无需担忧，沙场多险恶，相公多珍重。”

梅文俊仍然没有回头，他只是点头，点头的动作也是沉重而迟钝的，然后，他快步离去，快得仿佛是害怕再一迟疑，就不能再离开，不忍再离开。

苏思凝强忍心头痛楚，遥望他远去的身影。在心中默默发下誓愿。

她会为他孝敬公婆，晨昏定省；她会为他操持家业，管理仆从；她会为他缝衣制鞋，学做羹汤。在他远征他乡之时，她要为他打理好家中一切；在他得胜归来时，她要远迎出几十里；在他

带着一身征尘出现在长路远方时，她要用最甜美的微笑欢迎他。

他是她的丈夫，他是她的天，他是她未来无尽岁月里的太阳，是她生命里仅能有一切。

可是，为什么眼泪还是控制不住地想要落下来啊？这是她的新婚之夜，这是她的洞房花烛。可是，她的丈夫却不曾挑开她的盖头，不曾与她共饮过一杯酒。

她从知道他名字的那一刻，就幻想过无数有关他的事，她悄悄打听他的一切，偷偷为他写下诗文，不为人知地在心中编织有关他的一切。而今，她却连他的面容还不曾见过。

她伸手拭泪，却不知泪水越拭越是止不住。她却连痛哭也顾不得，只是定定地望着那走向园门，眼看就要走出视线的身影。

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只想在这一刻，把他那高大伟岸的身影，深深铭刻在脑海中。她不知道，这一战会持续多久，她却只想把他曾说过的每一个字，牢牢记住，永不忘怀那清朗好听的聲音。



纤纤玉手，捧起清香一炷，在佛前深深三拜，小心地把香插入观音像前的香炉中。苏思凝美丽的脸容中一片虔诚，双手合十，低低诵念着经文，盼着他早早回家，以慰双亲，也让她芳心早安。

自从梅文俊洞房之夜，听调远赴战场之后，她强忍悲伤，上奉公婆，下理家业，尽心尽力，做好梅家的媳妇。

梅家二老都是温厚良善之人，对这来自大家族的美丽媳妇爱护怜惜出于至诚，让幼失父母的苏思凝，真正尝到了至亲长辈的爱护。

梅家的下人仆役大多老实听话，对这位据说来历非常高贵的少夫人，敬若天神，有令必遵。梅家连主人带家仆也不过二十来口人，绝无苏家大族门阀派系纷争、内斗不休的种种丑态，从大家族中出来的苏思凝，管理这样一个薄宦之家，自然是得心应手，轻松随意。不但梅家长辈喜

爱，下人敬重，就是来往亲友，也无不赞这位梅家少夫人，聪明美丽、进退有度、举重若轻，实在是难得的贤妇。

自嫁入梅家之后，几乎诸般随意，只除了她的丈夫，不在身边。自从梅文俊赴海疆之后，一向只览诗书、少读佛经的苏思凝，便去水月庵中，请了一座观音像，日日奉于房中，早晚三炷香，诚心诚意，日日祈求。无数次请诸天神佛，保佑她的夫君平安归来。

说什么侯门世阀女，说什么多才女红妆，又何必特立独行，清高出尘。若得夫郎归，她愿做市井愚妇人，朝朝诵经文、夜夜拜佛前，求的无非是，至亲之人平安无事。

或许真是神佛有知，感她虔诚吧，前不久，传来了海疆战事大捷的消息。她一直提起的心，才稍稍放下。欢喜之余，更加盼着夫君早日回家。多想亲眼看他无恙，多想亲手为他洗去征尘，多想亲耳听他讲述那战场的故事，多想早些知道，她的夫君是多么英雄了得。

最近几天，战后归乡的军士将领们，陆续有人回乡，天天门外都有鞭炮响起，笑语欢声不绝。

每每听到外面的动静，她都情不自禁登上高楼，悄悄眺望远方。什么时候，她的夫君也会这样，骑着高头大马，披红挂彩，在锣鼓喧天之中，被欢喜的百姓当作英雄一般迎接回来。

缓缓地在佛前道完深深的祈愿，她才坐回床边，拿了床头的衣衫，轻拢丝线巧提针，继续她未完的工作。只是每扎几针，手不觉会停在半空，一阵失神。

我这是比着他以前的衣裳制的，也不知道，他在海上打仗，会否清减，此时，还合不合身？

苏思凝不觉脸上飞霞红。他喜欢不喜欢呢？这颜色、这式样可合他的心意？他看到我亲手为他制的衣，会不会高兴呢？知道我这家大族的小姐一点也不娇贵，也能操针指，也会做衣衫，他可会有一点点吃惊？

心中转着种种隐秘的念头，脸上不知不觉绽开无比美丽的笑颜。

“小姐，家里收到军报了。”突如其来的一

声唤，声音有些张皇、有些惊慌、有些不知所措，却有着更多悲痛。

苏思凝猛然立起，喜道：“有相公的消息吗？”不等凝香回话，她连手上的衣衫都忘了放下，就冲出房去。

凝香望着苏思凝快步走向正厅的背影，眼中满是绝望，“小姐，姑爷战死了。”

苏思凝恍若未闻，还在快步往外走。

凝香大声喊：“小姐！”

苏思凝这才止步，回身，这个时候，她脸上那欢快的笑容还没有敛去，眼神里还带着欢喜，就这样凝望她。

凝香望着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话，发出的，最后却只能是痛哭声。

苏思凝静静地望着她，脸上的笑容就像僵硬了一样，怎么也收不回来。直到这个时候，刚才听到的一句话，才慢慢地变成真实的，有完整意义的信息，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她慢慢向凝香伸出左手，轻轻地说：“傻丫头，我还没有哭，你哭什么？”

然后，那件一针一线由她亲手缝制的衣服从她指间滑落，凝香关切而惊慌的叫声，仿佛很远很远。再然后，就是沉沉寂寂，深不见底，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黑暗，无穷地降临。



佛前深深一叩首，这素衣淡妆的美人徐徐立起，望着那一片烟雾中，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神色怔怔，久久无言。

凝香在后面悄悄拭泪，菩萨啊菩萨，你若有灵，护佑凡人，为什么要让小姐这么好的人，受这么多的苦楚呢？可怜她自幼父母双亡，虽是名门千金女，却从无人呵宠疼护。本以为嫁得如意郎却连一个新婚之夜都没过，就让姑爷战死海上，连尸体都不曾找到。小姐伤痛还未复，又传来苏家获罪被抄，家业飘零的消息。虽说苏家无人真心关心小姐，到底还是骨肉相连，血脉至亲，到底也是一个依靠，一个退步啊。菩萨啊，小姐这样真心供奉，诚心行善，为什么你连一点

恩德也不开？

想到苏思凝的遭遇，凝香就一阵心酸。梅文俊身死，苏思凝万念俱灰，只知安顿家业，侍奉翁姑，平日脸上，再难见喜色。偏偏雪上加霜，天威难测，苏家世代豪门，一朝势败，幸亏梅家老爷夫人，都是厚道良善之人，不欺苏思凝家败零落，不嫌苏思凝也许会连累梅家，反而对她多方安慰，处处照料。苏思凝心中感动，更加诚心诚意，把翁姑当作亲生爹娘一般孝敬照料。平日料理家业，井井有条，逢人笑脸相迎，温和亲善，远亲近邻，无不交口称赞。除了这贴身的凝香，又有谁知，她夜夜辗转难眠，每天泪湿枕巾？

眼看着梅文俊的周年死忌就要到了，苏思凝带着凝香上水月庵来，上香供拜之余，又和庵主商议办法事的事宜。

凝香不敢插嘴，只是怔怔凝思，只觉说不出的伤心难过。

“凝香。”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得苏思凝轻轻地呼唤。

凝香回过神儿来，忙笑道：“小姐，事情办完了吗？”

“早办完了，我们快回去吧，爹娘该等急了。”苏思凝一边说一边往外走，看凝香仍有些神不守舍，不觉笑道，“傻丫头，想什么呢，想得那么入神？不会是才出来一会儿，就惦记着梅良了吧？”

凝香脸上一红，“小姐又来欺负人了。”

苏思凝冲她一笑，“哪个欺负你了？我看梅良人不错，虽然年轻，但办事可靠，忠厚肯干。你悄悄给他做的衣裳鞋子，绣的荷包，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吗？你房里时不时冒出来的镯子链子，真是天上掉下来的？”

凝香羞不可抑，恼道：“小姐……”

苏思凝笑笑，“这一年，家里事太多，我虽知道，也不好说什么。等过了这个忌日，找个日子，跟爹娘提一提，这样的大好姻缘，总是要成全你们的。”

凝香一怔，忽道：“小姐，我是你的丫头，怎么能……”

照大户人家的规矩，贴身的丫环，随小姐出嫁，就是姑爷的通房丫环，将来能不能升姨娘侍姬，就要看主子的心意了。似这样姑爷早逝的，丫环势必陪着主子守一辈子才是正理的。

苏思凝摇头打断她的话：“姑爷去得早，你原没有贴身服侍过，哪有跟着我，守着一世的道理？”

凝香眼圈一红，说不出是欢喜还是难过，“小姐，我怎么能扔下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

苏思凝轻轻一笑，牵了她的手，“傻丫头，我这一生，已是误了，又怎么能再连累一个你？”

“可是……”

苏思凝声音柔和：“记得，连我的份一起，活得幸福圆满才好。”

这样轻和柔美的声音，却令凝香情不自禁落下泪来，哽咽道：“小姐、小姐……”

“好了、好了，外头这么多人看着呢。”苏思凝笑着安慰。

凝香这才惊觉，她们已经出了庵堂，四处都是行人，忙伸手去拭泪。快步走到轿子前，就要为苏思凝掀轿帘子，忽听身后有人大声喊：“少奶奶。”

凝香惊讶回头，“梅良？怎么是你？”

随着叫声跑近的青年，五官端正，满身大汗，一边喘气一边喊：“少奶奶，老爷夫人急着找你回去呢，家里收到少爷的信了。”

苏思凝一震，几乎没站稳。

凝香惊叫一声，一把抓住梅良，“你说什么？”

梅良气喘如牛，“少奶奶，你快回家吧，少爷他……他没死。”



“当时，海战的时候，文俊跌下海去，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没想到，他被海边的渔民所救，这一年来一直在养伤，直到最近，才写信回来……”

苏思凝静静地听梅老爷说，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公婆躲闪的眼神，以及那狂喜之下，又带些诡异的表情。然后她慢慢地道：“这真是大喜事啊，爹娘还有什么吩咐吗？”

她的眼神明澈清丽，梅老爷一时竟不忍直视她。梅夫人轻轻叹息一声，“思凝，文俊被一个渔女救了，她一个女儿家，照料了文俊一年，文俊理当带她回来。”

苏思凝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才慢慢抬头，唇边绽开一抹温柔的微笑，“当真是喜事，不但相公回来了，我还多了一个妹妹。”



轻开鸾镜，望着镜中人儿苍白的脸容，似乎在那久远的前生，自己还有着花一般娇艳的容颜，在花间扑蝶戏萤，在柳下，写诗作画，娇憨天真，浑不知世事险恶。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已经憔悴苍白得，如同一个鬼魂了？

“小姐，你喜欢什么发式？”

“小姐，你瞧这胭脂的色泽怎么样？”

“小姐，我已经叮嘱了绸缎庄，带上好的料子来让你挑选，你都一年没做过新衣裳了，姑爷快回来了，当然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一个渔家女又算什么？”

凝香在身旁转来转去，手忙脚乱，说个不停。

苏思凝却只怔怔地望着镜子发呆，她曾是花一般娇艳的少女，怀着那么多甜美的梦想，嫁到梅家。然后，为他守了一年的寡。从此总是一身缟素，不戴首饰，不着脂粉，整个生命，成了一团死水。可是，原来，他竟然没有死……

凝香轻轻放下她的长发，为她梳理，一心一意要把她的小姐打扮成天仙，“小姐，你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有才学，等姑爷回来……”她语气一顿，忽地低低惊叫一声。

“怎么了？”苏思凝轻声问。

“没什么？”凝香急急把梳子往身后一藏。

苏思凝淡淡一笑，她知道必是凝香看到了她头上的白发。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可叹她年

未满双十，却已忧思成病，多少回天明醒来，枕上落发缕缕，其中竟有斑斑星霜。小小凝香，又何必如此好心加以隐藏。

看着镜中人的笑，凝香不觉心酸起来，“小姐，姑爷回来了，姑爷还活着，不管怎么样，都是喜事啊。”

是啊，是好事啊！苏思凝悠然一笑。她为他青丝变白发，她为他夜夜泪痕深，她为他堂上奉翁姑，她为他苦苦守家业；而他，观沧海，拥美人，足足一年之后，才寄来一封家书。果然是好事啊。

“小姐……”凝香还想再劝。苏思凝却已道，“凝香，我想过了，明天就对爹娘提你和梅良的喜事，尽快为你们操办。”

凝香一怔，“姑爷还有十几天就回家了，这个时候，迎接姑爷最重要。”

苏思凝淡淡道：“这一番生生死死，已叫我看透人世无常，谁知道十几天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趁着这一切我还做得了主，先安顿了你们才好。”

凝香心中一震，失声道：“小姐，姑爷回来后，你想干什么？”

苏思凝看向镜中，那了无生气的眼，“我也不知道。”

凝香颤了一颤，忍了又忍，还是忍不住道：

“小姐，你都苦了这么久了，眼看着好日子来了，可千万不要一时想岔了。自古男子三妻四妾，本是平常，那不过是个渔女，哪一点能和你相比？只要姑爷看你一眼，自然就知道如何取舍了。”

苏思凝只是摇头，不，凝香，你不明白，无关渔女，我只是累了，只是倦了，仅此而已。



苏思凝次日向梅老爷梅夫人提起凝香和梅良的终身大事，梅氏夫妇自然不会驳回的。本来打算等梅文俊回来，再安排他们的事，但苏思凝坚持要尽快把婚事办了。

于是，在梅家上下都为了迎接少主人归来而

忙碌的时候，凝香和梅良的婚事，略显仓促地完成了。为了奖励梅良多年来的服侍功劳，也为了给儿媳面子，梅氏夫妇厚赏了梅良许多财物。

苏思凝虽不得叔婶喜爱，但毕竟是嫡系正枝的小姐，大家族的气派不能减，出嫁的时候，带了价值不菲的嫁妆，手头颇为宽裕。她出钱直接为凝香置了一处小房产，又把她和梅良的卖身契烧了，还他们自由之身，以后只算是梅府的雇工而已。

梅良感激涕零，凝香却觉有些心寒胆战，总觉得，自家小姐如此周到贴心的安排背后，有一种决然的阴影。

只是这样的忐忑猜疑，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梅府中，实在不敢表达出来，只能提心吊胆地苦苦等待。终于，梅文俊回来了。

2

梅府所有人，都远远迎了出去。

梅老爷和梅夫人，激动得走路都走不稳了。

苏思凝跟在公婆的身后，遥望着远方。曾经那人夜夜入梦来，曾经在心深处，一笔一画，写下他的名字。而今，却感觉不到丝毫的激动和狂喜，只是静静地跟随着，依照着她的身份，理所当然地微笑。

那一骑一轿，似乎是从远方的天之尽头而来。是太阳太耀眼吧，所以苏思凝悄悄低下头，是不能直视阳光，还是，不愿在这应当欢喜的瞬间，让人看到泪痕？却已无人知道。但她再一次抬起头来时，脸上依然是得体的微笑。

远方的人，已经近了。她终于看到了梅文俊，看到了她的丈夫。

她从知道他的名字开始，就在心中无数次幻想他的样子；她还不知道他的长相身形，就已经悄悄地在为他绣荷包、缝腰带。但却在嫁给他一年多之后，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丈夫。

他果然就像以前很多人说的那样，年轻俊朗，英气十足。他骑着马，逆着阳光而来，阳光就像在他身上镀下的炫目光辉，映出那百战沙

场，磨炼出来的烈烈英风。那些纓青世族中，见不到的男儿气概。坐在马上的时候，像是天地间所有的光彩都到了他身上，跃下马来时，像是青松般苍劲有力，他大步而来，远远拜倒，动作干净利落。苏思凝从来不知道，竟然有人可以这样，连下跪都跪得这么有气势，这么英气四射。

梅家夫妇却不曾有她这么多的感想，一见爱子，已经是扑了过去。梅夫人抱着梅文俊，痛哭失声；梅老爷在旁相劝，劝了两句，也是老泪纵横。梅文俊亦是伤感落泪，哭道：“儿子不孝，让爹娘忧心了。”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梅老爷反反复复只会说这一句。

梅夫人泣不成声，好一阵子才稍稍平复心情，抹着泪道：“儿啊，最为你伤心的，可不是我们啊。”说着把他拉起，将他推向苏思凝，“快看看，你的媳妇。”

梅文俊也是在成亲一年多之后，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妻子。

对于妻子的容貌，他从不曾做过过多的猜测，也从不曾有过太多的期待。自梅家和苏家定亲，一个小小武将，娶到世家大族的小姐开始，他就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和非议。

“行啊。文俊，看不出来啊，你们梅家什么时候攀上苏家了？”朋友似羡慕似妒的笑语。

“梅老哥，有这样的老婆，以后前程不可限量啊，有好处，记得提携老兄我啊。”亲戚似笑非笑的恭喜。

“真奇怪，这梅家有什么好，堂堂苏家的小姐怎么就愿意下嫁呢？”

“没准是长得太丑，门当户对的嫁不出去，只好找个官小职卑的了？”

“我看是没准有什么丑事呢！谁不知道苏家仗着家大势大，胡作非为，苏府除了门前的两个石狮子就没有干净的地方。没办法，只好嫁个官职小、不敢追究的人了。”

“可怜梅文俊那小子，只怕还没娶老婆，帽子就绿油油呢！将来，有这么个娘家有权有势的老婆，别说娶妾，稍微玩乐一下，只怕都没机会啊。”

这是旁人背地里窃窃的私语。

在世人看来，无比羡慕的高攀，于梅文俊而言却是莫大的羞辱。在定亲之前，他是小城里人人佩服的英雄。他年少英武，他军功无数，他凭自己的能力，为梅家挣来了荣耀和官爵。

长辈们夸他年少有成，平辈们敬他如兄如师，晚辈们以学习他为目标。定亲之后，他没有了名字，没有了身份。他成了苏家小姐的丈夫，苏家的女婿。他没有了奋斗目标，没有了成就，反正，娶了苏家的女儿，升官发财太容易了，他自身的能力，还有什么重要的？

在他心里，他的妻子，只是个面目模糊的女人，只是压在心头的巨石，只是笼罩头顶的阴影。直到这一刻，这个人才忽然鲜明起来，真实起来。

就在这毫无防备的一抬眸间，他看到了她。那女子就这样站在阳光下，并不曾特别费心地装扮自己，淡淡脂粉淡淡妆，却忽然间，让漫天的阳光变得黯淡了。

梅文俊忽然想起了诗文里，对美人的描述：美如秋水、目似远山。那些极尽美丽的字眼，原来真的自有来历，原来真有人，可以美得如诗如画。

他第一次见到她的容颜，是在一片灿烂阳光下，他却觉得有一道惊雷，直劈在心间，猛然一震，忽然间，让他失去了思索的能力。

唤醒他的，是一个略带颤抖的声音：“文俊。”

梅文俊心中一惊，急急回身，身后小轿，轿帘已经掀开，露出一张清秀美丽却满是惶恐的脸。

梅文俊忽地扭过头，不再多看苏思凝美丽的容颜，大步走到轿前，伸手握住那女子的手，把她从轿中牵出来。他握得是那么的紧，仿佛想要握住这一刻，他忽然纷乱的心绪。

“爹、娘……”他不敢再看苏思凝的眼，沉默了一会儿，才有些艰涩地说，“娘子，这是湘儿。”

梅老爷和梅夫人忽然都沉默了下来，四周热热闹闹的梅府下人们，也用奇异的眼神望着那个

女子。

苏思凝静静凝望着这个与她分享丈夫的女人，这个叫柳湘儿的女子，全身颤抖如风中的落叶，低着的头怎么也不敢抬起来。被心爱的男人握着手，却依然无助如风中孤雏。

苏思凝微微一笑，走上前，在梅文俊有些惊愕有些不安的目光中，伸手握住柳湘儿的另一只手。只觉那女子指尖冰凉，带着微微的颤抖，她心中忽地一阵怜惜，柔声道：“妹妹快跟我回家，看看姐姐为你安排的房子合不合意。”

她亲自引领着柳湘儿往回走，原本沉凝的气氛忽地轻松起来，所有人都暗中松了一口气。

柳湘儿亦步亦趋地跟着苏思凝，又有些茫然地回头凝望梅文俊。苏思凝也跟着回首，看到明媚阳光下，那人长身而立。那样英挺的眉眼，那样劲拔的身姿。她微微一笑，忽觉眼中一片湿润。

这男子，真的活着。

她为他在佛前求了千万遍，她为他在灯下哭了万千回，她念他的名字，入骨入髓，她梦他的容颜，催心催肝，原来他真的——还活着。

情愿他另置家业，情愿他另娶妻妾，只要他还能活着，还能在这如许的阳光下，展颜微笑，还能握着他所爱女子的手，看日升月落，哪怕，那个女子并不是她。



梅家上下，盛宴华席，欢迎死而复生的梅文俊。盛宴固然热闹非凡，但华席散场之后，却又有一种深深的凄凉和无措。这是此时此刻，梅文俊和苏思凝共同的感觉。

因为这一夜，梅文俊必须走进原配妻子的房间。明烛高烧，夜已深，英雄美人，却只是相对无言。多么可笑，成亲已经一年多，他们的洞房花烛还没有开始，却已然结束。

苏思凝望着那坐在灯前的人，他们靠得那么近，彼此呼吸可闻，烛光下，那人越来越显得面如冠玉，英气逼人。可是，为什么却这么远？明明近得伸手可触，感觉上，却像隔着万水千山，

三千世界。

而梅文俊连细看她灯下的容颜都有些不敢，事先想好了无数应付的言词、宽慰的假话，此时却一句也不能出口，不忍出口。直到这时，他才忽然间意识到，这是他的妻。无论他承认与否，她都为了他守了一年多的寡，为他承受了莫大的痛苦和不幸，为他在堂前孝顺父母，为他在厅上治理家业，为他操持着一切，而今，看着他牵着另一个女子的手走进梅家。对这样的女人，他已不忍再说一句假话，更不忍做一丝欺骗，于是，剩下的，就只有沉默了。

苏思凝在灯下微笑，看那男子躲闪着的目光，她的丈夫，竟连看她一眼都不愿。她与他的新婚是一场仓促的分离，生离死别后的再会，本该是热泪纵横，相拥而泣；本该是欢喜欲狂，难舍难分。到如今，却似对彼此都成了一种可笑的煎熬。

打破僵局的是一阵急乱的脚步声，“少爷，柳姑娘忽然有些不舒服，喊着头晕肚子疼。”

梅文俊猛然站起，苏思凝也急道：“相公快去看看妹妹。”

梅文俊深深看了她一眼，见她眸中一片坦诚，这才点了点头，向外走去。走到门前，脚步微微一顿，回过头来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发出一声叹息，快步而去，再也没有停留。

在房里侍候的凝香急得直跺脚，“这么拙劣的手段，小姐怎么还让姑爷上她的当？”

苏思凝淡淡一笑，是啊，当年在苏府，哪位姨娘，哪房得宠的如夫人，不会在适当的时候不舒服一下？更高明更厉害更狠辣的手段她都见多了，何况这种小花招呢？但是，又能怪谁？

那个在梅府上下苛刻冷漠的目光中，瑟瑟发抖的女人；那个看到丈夫原配妻子容貌绝美之后，眼中流露绝望之色的女子；那个不得不强装笑容，眼看丈夫走进另一个女人房间的女子，这样拙劣的手段之后，是怎样的惊惶和恐惧？

更何况，这手段似乎搭救了她和梅文俊，在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很明显，两个人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凝香见她不介意，更是气恨，“小姐，你为

人怎么这么厚道？不要被他们骗了，说什么渔家女，我听梅良的话风，好像梅府的人都认识那个女人，可恨梅良那木头太倔，我怎么逼他，他都不多说。”

苏思凝轻轻一笑，何必梅良说呢，那女子柔嫩雪白的肌肤，哪里像是海边长大的女人。还有她的手，更是柔若无骨，纤美无比。就是她苏思凝，因为长年做针线女红，又时时执笔写诗画画而手上留有茧子，那个常做重活的渔女倒有一双完美的手。

可是，又何必追究呢，说穿了，想来也不逃青梅竹马或情深多磨一类的故事，何苦破坏整个梅家的洋洋喜气。重要的，从来不是柳湘儿是不是真的渔家女；重要的，是在那一刻，她的心已经冷了，冷得再也无力去争取什么，她的人更倦了，倦得再也无法去计较什么。

她只是笑着遣退了唠叨不停的凝香，自己安歇。一夜竟是沉沉无梦，无思无虑。多好，不再夜半惊梦醒，不再夜夜湿枕巾；多好，从此无思无虑，也无忧无恨。



次日清晨，她和往日一般，到正厅去给二老请安，还没进厅门，已听得厅中呵斥之声：“你妻子为你白白守了一年，你如今回来了，要好好地对她，不可老想着玩乐，平白让人笑话。”

厅中梅老爷板着脸训斥，梅文俊低头站着，柳湘儿侧身站在一旁，手足无措，脸上通红。

苏思凝知这话弦外有音，想是梅老爷知道了梅文俊昨夜去了柳湘儿哪里，如今发作起来了。她笑着进厅，给二老请安已毕，又笑道：“相公回来是大喜事，各方亲友都递了帖子进来，从今儿开始，想必家里会有不少客人，如何接待安排，还请爹娘示下。”

梅老爷面色稍霁，“家里的事一向是你安排的，你说说该怎么办？”

“是……”苏思凝笑盈盈地和梅老爷讨论起来往亲戚的名单，各方送来的礼单，如何回礼，怎样答对，繁复忙乱得让梅氏夫妇没空教训自己

的儿子，只抽空递给梅文俊一个眼色。

梅文俊立刻带着柳湘儿无声无息地出去了。只是在出厅之时，回眸深深望了一眼。

正和梅老爷答对的苏思凝无端觉得背上一热，仿佛被什么炽热的东西烤过一般。



梅文俊死而复生，海上英雄奇迹般携美而还，成为小城的一个传奇。城中富商巨绅、大小官员、梅家的各方亲朋，无不上门来贺。

一整天下来，理家主政的苏思凝忙得脚不沾地，这倒也罢了，偏偏还有些让人讨厌的恶客，非常不识趣，好不容易抽了个空当，在后园僻静处休息一下，才喘得一口气，耳边就听到烦人的聒噪：“堂嫂，你受委屈了。”

苏思凝皱着眉头转过身，眼前的男子，衣饰华丽而夸张，气质轻浮又焦躁，实在很难让人相信，他和梅文俊是同宗近亲，叔伯兄弟。

梅文升也算是梅家近枝血亲，更是梅老爷唯一的嫡亲兄长之子。虽然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但梅家念着血脉之亲，一直保持来往，加以照顾。梅文俊“身死”之后，梅文升整日就想着等梅家二老死了，继承梅家产业，不但经常出入梅家，对苏思凝这位美丽的“寡嫂”，也屡屡出言挑逗。梅文俊复生，虽然他也带着礼物上门道贺，可苏思凝清楚地知道，最失望的人，一定是他。

苏思凝气定神闲地道：“相公回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就算忙一点，又有什么委屈？倒是二弟，心里似乎挺不愉快的。”

梅文升愤愤然道：“想到堂嫂受的欺负，我怎么能痛快得起来，说什么渔女救人，凡是知道梅家底细的都清楚，那明明是……”他凑近苏思凝，“堂嫂，这内情我知道……”

“文升！”森冷如冰的声音响起。

梅文升打了个寒战，猛地回身，恭敬地喊：“堂哥。”

梅文俊面若寒冰，刚才梅文升把头凑到苏思凝脸旁的画面太过扎眼，以至于他说话的声音都

带了铁血杀伐之气，“你还没有去给爹娘问过安吧？”

“是、是，我这就去给叔叔婶婶问安。”梅文升满头大汗地说着，同时飞快地跑走。因为太过慌乱，一跤跌在地上，又手忙脚乱地爬起来再跑。

小小后园中，又只剩下了这一对夫妻，相顾无言。男子玉树临风，女子美丽出众，相顾立于花前，凝眸而望，本该有无数的传奇，无尽的温柔，而今，却只有一片沉寂。

前院宾客如云，喧哗不尽，小小后园，却似是只有一片永远也打不破的沉默。

两个人相隔不过十步，但谁也不肯迈步接近对方，谁也没有先一步开口呼唤对方。

这一次，梅文俊没有回避她的目光，只是直视着她的眼，星子般的眸子里，有着深沉得不见底的隐忍与痛苦。

这样的目光，让苏思凝一阵茫然，然后莫名其妙地想要逃离，忙道：“外头客人很多，我先去……”

“不，我去吧，你为这个家累得太久了。这些应酬来往，本该由我来做才是。”梅文俊断然打断她的话，脚下却没有动，目光仍然深深地望着她。

苏思凝从来不曾这样惶恐不安过，在这深切的目光中想要落荒而逃，却挪不动脚步。

然后，梅文俊终于转身，向前院走去。

苏思凝莫名地全身一松，双腿一软，再也支撑不住身子，忙坐到栏杆之上，低头望着脚下，怔怔发呆。

然而本来远去的脚步声，忽然迅疾而近。

她微微颤抖起来，不明白这一刻的慌张是为了什么。

一个黑影罩下来，然后，是倏然笼罩全身的温暖。

苏思凝怔怔抬头，看了看忽然披在自己身上的袍子。

“外面冷，要是喜欢坐在花园里，记得多添件衣裳。”梅文俊淡淡地说完，然后扭头走开。

十几步的距离，原来，只需一瞬，就可以接

近。但也同样在交睫之间，再次远离。

他快步而去，没有回头；她怔怔而立，没有呼唤。这一刻，她和他都清楚地感觉到，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就此错失而去，但都已没有力量，没有心情去挽留。

直到他的人影消失在园门之外，苏思凝才慢慢地紧了紧披在身上的外袍。

袍子还带着他的体温，可是，为什么这颗心还是冰凉一片？



宴席已终，宾客散尽。已经疲累了一天的梅家众人并没有休息。

梅氏夫妇把儿子媳妇以及柳湘儿全部叫到了面前，吩咐正事。

“文俊，如今你死而复生，携柳姑娘归家，惊动了远亲近友，让全城众说纷纭，也该给柳姑娘正式名分了。你和思凝商量一下，挑个良辰吉日，行了纳妾仪式，从此大家就算一家人了。在这之前，还是要遵守礼法的，行事不要落人话柄，令人传为笑谈。”

梅文俊闻言不喜反惊，迟疑了一下，没有应声。

柳湘儿低下头，一语不发。

梅夫人微微皱眉，“文俊！”

梅文俊扭脸看了看思凝那无悲无喜的神色，胸口忽然一阵窒闷，咬咬牙，终于道：“爹娘，儿也知事有先后，妻有嫡庶，思凝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但湘儿也对我情深义重，儿实不忍让她沦为妾侍。”

柳湘儿的头垂得更低了，苏思凝全身一颤，有些震惊地看向梅文俊。梅夫人目瞪口呆，而梅老爷已是满面怒容，站了起来。

“你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你要休妻另娶吗？思凝犯了七出的哪一条，你要这样对她？我们这做爹娘的为你这个不孝子，哭得眼泪都干了，是思凝强忍伤心，在旁晨昏定省，虚寒问暖；我们为你无心饮食，她便也跟着不饮不食，非等我们肯吃饭了，她才进些食物；我们为你忧

思成病，她在床前，日夜守候，不眠不休，直至我们病愈，她却累极病倒。亲生女儿也没有她这么贴心孝敬。如今你一回来，就要这样思将仇报！”

梅夫人面若寒霜，“柳姑娘，这是你的意思吗？”

柳湘儿微微颤抖起来，梅文俊忙道：“此事与湘儿无关，全是孩儿自己的主意，我也绝无休妻别娶之意，只是希望立湘儿为平妻，无大小嫡庶之分。”

梅老爷怒道：“思凝一向孝道贤良，并无不是之处，倒是你对不起她，如今你要立一个平妻，那她这原配正室算什么？你看她家族败落了，便这样欺负她。我们梅家可是厚道人家，从不这样做没良心的事。”

苏思凝只是有些怔愕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切纷乱，一时竟不知该怒该悲。

明明感觉到妻子奇异的目光，梅文俊却咬着牙，不忍去正视她被丈夫如此背叛后的容颜，只是自己的脸色，却一点一点地苍白下去。

“不必再说了，梅家虽不是名门大户，也是诗礼传家，这等事体，断然不可。”梅夫人斩钉截铁地说。

梅文俊惨然笑笑，是啊，诗礼传家，官宦门第。这样的家族中，嫡庶之分，更是如天如地。妾氏没有资格和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全家用饭时，她只能像下人一样侍立在旁边；妾氏在正室夫人面前，理应自称奴婢，逢年过节，下跪磕头，不可怠慢；妾氏一生不能穿喜庆的红色，即使是成亲之夜也不许，因为那是正妻才有权独占的色彩；妾氏就连生下的儿子，都不能唤自己做娘，孩子唯一的母亲只有正室夫人，而妾氏则永远只能被自己的骨肉称做姨娘。

堂堂男儿，但凡有一分天良，一点怜惜之心，也不该让自己身边的女人，沦落至此啊。

他屈膝跪下，深深叩首，“爹、娘，恕孩儿不孝，不能做负心背义之人。如果爹娘坚持不肯，那为了让湘儿不再寄人篱下，孩儿只得在外面另置家业安排湘儿住下，从此两头居住。当然在父母膝前承欢的时间也就少了，求爹娘原谅孩

儿。”

梅老爷气得脸色发青，一迭声地大喊：“拿家法来，我要打死这个畜生。”

3

柳湘儿一闻家法二字，立刻面无血色，“扑通”一声跪下来，连连叩头，“老爷、夫人，全是湘儿的不是，求你们不要责怪相公，湘儿愿意为妾，湘儿愿意劝解相公。”她慌乱地说着，一边说一边膝行到苏思凝面前，连声道，“湘儿愿一生一世，侍奉姐姐，求姐姐也给相公求个情吧。”

梅文俊心口一阵针扎似的疼，叫了一声：“湘儿。”

柳湘儿却浑若未闻，她被家法二字吓坏了，拉着苏思凝再也不肯放手，眼中泪水长流，额上因刚才用力叩头而通红一片，她也似完全没有感觉，只是一声声哀求着：“姐姐……”

苏思凝怔怔地看着这美丽女子，泪流满面，跪在自己面前哀恳不绝的样子。如此佳人，我见犹怜，又何以至此。

“姐姐，我愿意为妾，老爷、夫人，湘儿愿意为妾。”

那带着哭泣声音，让苏思凝一阵伤心，薄命怜卿甘做妾。原来苏思凝自有苏思凝之苦，柳湘儿也有柳湘儿之痛，果然天下女儿俱薄命，罢了、罢了，女人又何苦再为难女人。

眼看着梅老爷已经拿起家法对着梅文俊当头打下来，柳湘儿尖叫一声，不顾一切扑过去，想遮在梅文俊身上。苏思凝忙也拦上前，顺着势子跪在梅文俊前面，“爹手下留情。”

梅老爷怎么忍心连她一起打，连忙住了手，“思凝，你素来贤德大度，却也不用为这畜生求情，待我好好教训他一顿，叫他从此以后好好待你。”

“相公死而复生，天伦得以团聚，本是大喜之事，爹娘又何苦因为心疼媳妇，而白白气坏身子呢？再说，柳姑娘救了相公性命，便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莫说是平妻，便是让出正室之位，

我一生侍奉于她，也是理所当然啊。”

“什么恩人，这女人……”梅老爷手指柳湘儿，正要说什么，被梅夫人在后猛一扯，即刻醒悟，忙改口道，“夫妻伦常已定，便是再有天大的恩情，也不能更改。”他复又怒瞪梅文俊，“你不愿对不起柳湘儿，可你摸摸你的良心，你何曾对得起苏思凝。”

梅文俊全身一颤，心口更是莫名一痛，一时间，竟发不出声。情不自禁看向苏思凝，却又心中一震，目光再也移不开。那女子明眸如水，目光平和，神色温柔，绝无半点愤怒悲怨。不知为什么，他却觉得心中空茫茫一片。

苏思凝却没有去看他，只一径劝道：“我知道爹娘是因为媳妇这一年来晨昏定省略有微功，所以全心维护媳妇。可是夫为妻之纲，让丈夫高兴才是对我这个媳妇最大的维护啊。”

梅夫人在旁低声埋怨：“思凝，你太贤德了。”又瞪着梅文俊，“看你夫人如此，你不惭愧吗？”

梅文俊神色不知是悲是喜，目光望着苏思凝，竟是收不回来。

苏思凝却浑然不觉，只是连声再劝道：“二老多一个媳妇侍候不好吗？二老已近受了失子之痛，难道真要逼得相公另立外室，二老再伤一次心才好吗？”

梅氏夫妇一听，心中也是一惊。想到这一年来为儿子而流的眼泪伤的心，竟是谁谁也不敢再说狠话了。二人相视一眼，脸上都露出苦涩之意。

梅老爷长叹一声，“思凝，你先起来吧。”

苏思凝见他已然软化，自然要给他台阶下，仍然跪着不动，“爹娘不答应，媳妇不敢起来。”

梅老爷怔了一怔，忽然明白了媳妇为自己脸面着想的苦心，心里一酸，“罢了，你们都大了，想办什么就去办吧，我们老了，不管了。”说着挥了挥手，竟是再不说话，和梅夫人一起，转身出厅去了。

苏思凝这才盈盈起身，“相公，柳妹妹受了惊吓，你好生安抚她，今儿晚了，明天咱们再商议如何操办喜事。”竟也是不再看他一眼，径自

去了。

梅文俊怔怔跪着，一时间竟不能理解这连番变故是怎么回事。本来已准备好，承受最凶狠的家法；本来已准备好，进行最艰苦的抗争，怎么一转眼，一切就已心愿得偿？可是为什么仍觉胸中闷得喘不过气？

谁能想到呢，他的妻子，竟会助他娶平妻，可是，这样贤德的妻子远去的身影，会如此决然，以至让他的心，猛然抽搐了起来。

“相公、相公……”柳湘儿叫唤了好几声，梅文俊才慢慢站起来。伸手握紧柳湘儿的手，感觉，彼此的掌心都是冰凉的，这种冷，让他想起苏思凝淡然冷漠的眼神。

明明应该执手欢庆胜利，梅文俊却忽然道：“你先回房，我有些事要和思凝交代一下。”说着飞快地冲了出去。

柳湘儿想要叫他，张开嘴，还来不及发出声音，眼前就没了他的人影。只把她一个人留在烛光辉煌，却仍让人感觉无比阴暗黑冷的大厅里。这样深，这样孤独的夜晚，没有人能看见这女子眼中的那永远拭不尽的泪痕。

明明从此心愿得偿，为什么那无尽的悲凉恐惧依旧驱之不散？



一走进自己的房间苏思凝就觉得全身虚软，刚才在人前强装的笑脸，再也保持不下去，颓然坐下。

凝香在一旁心疼地叫：“小姐……”还来不及说什么，房门忽然被推开，梅文俊大步而入。

苏思凝一惊而起，想要强作镇定，却觉四肢百骸、心神灵魂都在喊着疲惫，她做不出贤德的微笑、体贴的神容，只是面带倦意地问：“怎么不陪着湘儿？”

梅文俊凝视她那忽然之间，不见悲喜，只是淡漠的面容，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沉默了一下，才道：“我想告诉你真相。”

苏思凝一怔，然后唇角掠起一个淡然无痕的微笑，沉默地准备聆听。

“湘儿不是渔家女，她家与我家本来邻居，以经商为生。梅氏家族虽不像你苏家是世家大族，但也历代有人为官，所以虽然比邻而居，却从不和商人有所来往。只是两家相邻的院墙下面有个小小狗洞，上方有从两家墙上生长而过的大树。我小喜喜欢爬高钻低，就这样认识了她。”

夜正深深，世界一片沉寂，烛火黯淡得随时都会熄灭，天地间，似乎只剩下梅文俊那怅然的声音，讲述一个古往今来，曾重复无数次，实在谈不上新奇特别的故事。

“她常从小狗洞里，把她爹在外地经商买的好玩东西塞给我；我常爬到树上，给她掏鸟蛋。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孩子，还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以及种种的礼法规矩，我们只是在一起玩的小伙伴，都很喜欢彼此。”梅文俊轻轻一叹，“她十五岁那年，父母经商失败，家业败落，一贫如洗，她爹娘经不起打击，自杀而死。”

苏思凝低低“啊”了一声，终于动容。

“当年我十八岁，看到她孤苦无助，眼看着就要跟父母一起走上绝路，就偷偷为她找了一处安身的地方，供应她生活所需。在她最绝望的那段日子，陪着她、照料她。”

苏思凝点点头，没有说什么。青梅竹马，本是最无邪最真诚的感情，再加上患难相助，生死不弃，这样的男女，无论放在什么故事中，都应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

不知为什么，梅文俊唇边掠起一丝苦笑，她与他都明白，在这人世间，一个男子，如此救护一个女子；一个女子得到一个男子这样的供养照料，不管以前有无私情，在此之后，除了成亲，也实在不会再有第二个选择了。

“为什么，你不娶她？”

“我曾向爹娘提起过，但梅家岂能娶商人之女！而且自湘儿父母双亡后，外人都传她命硬、克父母、克家业，爹娘自然坚决不肯允许。我们就在这争执之中，过了几年。”

苏思凝不知是悲是恨，淡淡道：“然后，和我定了亲？”

“那一年，苏大人任职巡按，代天子巡视万

民，途经本城，太守大宴相迎，全城有名的士绅都是席上宾客，我爹也在其中。苏大人偶尔和我爹聊了几句，听说我还没有成亲，又听席上其他人都都在赞我年少有为，就忽然提起了自家有一个待字闺中的侄女。”

苏思凝轻轻叹息一声，原来这婚事，竟是如此订下的。

梅文俊看她脸色，悲喜莫辨，迟疑了一下，才道：“我得知此事后，曾与爹娘大吵过，也曾想要上门退婚……”他顿住，看了看苏思凝的表情，却什么也看不出来，只得叹息一声，“爹娘听说要得罪权威赫赫的苏家，吓得拉扯着我说，我敢对苏家提一个退字，他们就自尽。眼一闭，就再不管我给梅家带来滔天大祸了。”

梅文俊深深一叹，当时，他也不敢为自己一己之事，而冒着给整个家族带来灾难的危险。可是他也知道，柳湘儿知道真情后，会怎样痛不欲生。这可怜的女子，父母已丧，家业尽失，在这人世间，唯一的依靠只有自己了。难道，让她将来嫁进来做妾吗？

苏家的大小姐，豪门大族的女子，会是何等气派、何等任性、何等骄横。到那时，那人如弱柳的湘儿，在这样的大妇之下，还活得下去吗？

再加上，那么多不堪的流言、难听的猜测，那么多说不出是嫉恨还是羡慕的眼神，那么多背后的指指点点，年少气盛、血气方刚的他，想到的，只有四个字，齐大非偶。而他又绝不肯屈服于命运，这才有了……

苏思凝轻轻地替他把不忍说不能说不愿说的话说出来：“所以，新婚之夜，你连我的盖头都不掀，就匆匆而去，头也不回，假死逃婚。”

梅文俊咬着牙，强迫自己面对这女子眼中那隐隐的愤怒，何必这样克制，这样痛楚，他所做的一切，本该被她破口大骂，哪怕迎面一记耳光打过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努力了好几次，才能正常地在她面前叙述，才能对一个自己亏负的人，述说整个亏负她的过程。

“我常打海战，知道某个时候，海盗们必会劫掠海疆，所以精心挑选了一个日子，同意成亲。只要我肯成婚，爹娘就非常高兴，其他的自

然依我。我本来的打算就是，新婚的这两天想法子混过去，不与你亲近，等到军报来时就可有离开，没想到……”

“军报来得那样及时，你根本不必勉强自己应付我。”苏思凝的语气淡漠。

梅文俊的脸色白了白，却咬牙道：“是的，我上了战场，浴血奋战，等到胜局已定后，假装落海而亡，暗中潜行上岸，到了我早已选好的藏身之所，而柳湘儿也早被我接到了那里。”

很简单的几句话，面对自己所亏负的人，把亏负她的真相说出来，却无比艰难。

苏思凝淡然一笑，他就这样巧妙地摆脱了自己这个惹人厌烦的妻子，和心上人过着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生活，这一年来，他的日子想必无比快活吧。

梅文俊神色黯淡，这一年来，他的日子并不好过。躲躲藏藏地活着，不敢在阳光下理直气壮地行走，不敢往人多的地方去，那少年激扬的胸怀、沙场报国的壮志，折磨得他日夜不宁。夜深人静，想起家中父母的悲伤，更是椎心之痛。也曾想起那个他一眼也不曾见过的妻子，想起临走前，她温柔悦耳，却又悲伤惊慌的呼唤，深深的愧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听到苏家败落失势的消息，想到苏思凝失去了娘家的势力，必须仰仗夫家生活，这个时候，就算柳湘儿出现在她的面前，也应该不会受太大的伤害，也因此有了那死而复生的谎言。

回家的路上，他还盘算着怎么对自己名分上的妻子谈话，怎么向她保证绝不会欺她家族败落，必会照料她一世，但前提是她必须善待柳湘儿。

如今思来，当初那做着如此盘算的自己，是何等的可耻可鄙可笑。

而现在，他无力为自己分辩，也不觉得应当为自己分辩，他只是沉默着，等待她的发难。

然而在长久的沉默之后，苏思凝轻轻地道：“你放心吧，我会帮你们，会让湘儿得到应属于她的地位。”

梅文俊深深凝视她，“为什么？”

苏思凝转眸，望向窗外，无尽暗夜，“我家